

一念之间

□合肥 莫欣

14
副刊

组版
李静
编辑
江亚萍
校对
夏君

九十年代中期,我刚到出版局工作时,分管的处室有个小伙子叫政,个头高高,面皮白净,衣着整洁,也比较考究。他负责教材印制质量检测。这项工作往往争议较大,但他不急不慌,条分缕析,以检测数据说话,再会胡搅蛮缠的厂家业务员也不得不服,大家都称赞他有能力,身上有股子以理服人的儒雅之气。

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上海高等印刷专科学校毕业分到局里工作的,是个年轻的技术干部,处长老李很喜欢他。一次与我一起出差到江南,也带上了政,告诉我政是大家出身,祖父是中国著名的国画大师朱屺瞻,105岁的老寿星,上个月刚刚去世。从此,我对政有了初步印象。

又一次,单位搞联欢活动,我看到政的身旁站着个没见过的女孩,秀气、靓丽、文雅,好奇地猜想:是政的女朋友吗?处里的同志笑话我:“什么眼神啊,人家孩子都会讲话了。”那时候,小平同志南方讲话正在掀起新一轮开放热潮,省直机关出国业务团组也多了起来,我就接连到香港和澳大利亚跑了两趟。合肥市不失时机地组织工商企业出访寻求投资合作,由市里领导带队去美国,印刷行业不少厂家的老总都随行。李处长就来与我商量,可否给政一个机会,他的祖父刚去世,许多亲属在太平洋彼岸,他想去探望一下,同时,与企业老总们同行,也便于交流学习。我签了个倾向性意见报给局里一把手,之后就批准了处里的报告。

出国前的纪律教育很严格,办了专题学习班,要求随团行动,定期返回等等。但这个团是各地各单位来的,有省直也有市直单位的,有国企也有民企的老板,既大且散。待到该团返回时,竟有数人“脱单”,其中就有政。据说先是团里的领队给局里打了国际长途,后又捎回一份政的请假条,说稍迟几天一

定返回。此时不论局里同意还是不同意,都是马后炮了,没有丝毫意义。但他终于就拖了下去,再也没有消息。有人就说是“叛逃”,也有人说责任在我“把关不严”。搞得很是紧张了一阵子。

过了四年多,我随团去美,没想到在洛杉矶竟巧遇了政,他还是老样子,一面笑嘻嘻地与我打招呼,一面连连道歉,说是给我添了麻烦。他解释,当时自己是想回来的,因妻子与孩子都在合肥,但美国的叔伯们都不放他走,自己思想一松,就留了下来,现在自己刚刚拿到绿卡,正在设法为妻子和孩子办入境。他告诉我,在这边就业不易,现在与人合作做旅游,专门接待国内来的团组,安徽的团都接了好几个了。自己买了辆中巴,沿着旅游线路开着跑,辛苦得很。想想,还是在局里工作舒坦踏实。为了表示他的歉意,非要送我一支网球拍,说是名牌“威尔逊”,当红大满贯得主桑普拉斯用的品牌。这支拍子,柄比一般的要长些,用得很顺手。退休后参加老年网球赛,我常用这支拍子。

事情过去多少年了,后来听说政的妻子和孩子终于到了美国,但没过多长时间,政的妻子不习惯那边的环境,仍旧留恋她在合肥市政府的工作氛围和待遇,吵着劝政一起返回国内,无果后,竟丢下孩子给政,只身一人回来,再后来,两人就协议离婚,她就重嫁了一个一直对她紧追不舍的房地产老板,后又生了个儿子。政在那边也只得重组了家庭。从此,那个曾经令人羡慕的温馨甜蜜的小家庭就消逝了。政也还常常回国,找到过去机关里的老同事、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常常陷入沉思。他是在思索着走过的那段人生之路,能拎得清究竟是哪头重,哪头轻吗?

人生走向,关键之处,取还是舍,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啊!

百忍之张

□合肥 王张应

曾经留意到“百忍”作为堂号,悬挂在张姓人家的厅堂里,位置在祖宗牌位之上。

窃以为,“张”与“百忍”似乎不该相提并论。望文生义,二者恰好相反。“张”是力量象征,有强烈进取意识,甚至有进攻意味,这与“百事隐忍”的“百忍”,好像背道而驰。转而一想,也很正常,这堂号里暗含了张弛之道。真正理解“百忍”,是因为瞻仰了张恨水故居。在吾乡,新落成的张恨水故居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文人墨客。作为从那块土地上走出去的一个热爱文学、敬重文字的人,偶尔回到那块土地上,自然会去看看张恨水故居。何况,在张恨水故居对面,曾经有我的母校黄土岭小学,那里有我童年记忆,少年梦想。拜谒先贤故居加上旧地重游两个因素,催人移步,行走几百米便到了张恨水故居。

在张恨水故居堂厅,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块牌匾,匾上题铭:“百忍堂”。起先,以为这堂号出自张恨水之手笔,老先生素有给自己住宅命名的习惯。他曾将北京的自家宅院称为“南庐”。八年抗战时期,张恨水流寓陪都重庆乡下,他将南温泉那几间茅草屋称为“北望斋”“待漏斋”。请教张恨水故居管理者,方知原来不是这么回事。“百忍”之堂名,与张恨水本人并无关系,此乃张氏家族堂名。

“百忍”真是“百事皆忍”吗?张氏家族“百忍堂”究竟有何来历?从张恨水故居回来之后,两个问题交错萦绕在心头,形成心结,对人构成困扰,不解开它还真不行,它让人坐立不安。于是追根求源,查阅史料,终于清楚明白。

原来,张姓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迄今已有五千年历史。《百忍堂家谱》记载,人文始祖黄帝时代,黄帝有一子叫少昊青阳氏,少昊之子挥自幼聪明过人,爱动脑筋。一次,他观看夜空,从星星的组合中得到启发,经过研究,发明了弓。当时人类生产活动以狩猎为主,弓的发明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为奖励挥的发明创造,黄帝封挥为专门制造弓的官,官名“弓正”,也称“弓长”,后又将官名二字合并赐他“张姓”。张挥便成了张姓

人的始祖。

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找到了这样的记载:“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正好印证了《百忍堂家谱》的说法。

关于“百忍堂”的来历,《旧唐书》说,寿阳县张家庄村(今濮阳市台前县桥北张村)张公艺(公元577~676),以“忍”、“孝”治家,九世同堂,和睦相处。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冬,唐高宗携皇后武则天,带领文武百官离京去泰山封禅,归来时路经寿阳县,入户访贤,访到了时已88岁高龄的张公艺。高宗问张公艺如何治家,张公艺连写了一百个“忍”字,并列举不忍的危害: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不忍外人欺,妯娌不忍闹分居,婆媳不忍失孝心……高宗听后备受感动,当即封张公艺为醉乡侯,封张公艺长子张希达为司仪大夫,还亲书“百忍义门”四个大字,在当地敕修百忍义门。

张公艺去世后,族人为纪念这位“忍、孝”治家的贤人,为他修建了“百忍堂”,永志纪念。“百忍”二字遂成为家训在张氏家族代代相传,教育影响着子孙后代。前几天,读《张恨水散文全集》,读到张恨水有关“百忍堂”文字。年轻时的张恨水对于“百忍”之清规戒律,颇有微词。曾经感慨,何必以忍为代价来换取多世同堂!彼时的张恨水,显然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

不过,诚如张恨水本人所言,他只是个半新半旧式人物。张恨水血液里还是富含了“百忍”因子。明显体现在张恨水对家人孝悌,对外人仁厚。张恨水生于乱世,死于乱世,虽历经磨难,还是得以善终,或与张恨水所传承的“百忍”精神分不开吧。尤其在晚年,“百忍”让他免除了不少麻烦,甚至灭顶之灾。那年头,多少优秀作家生存处境十分险恶,人不能活得像个人,一些人感到生不如死,不得不寻求自我了结。张恨水算是幸运,他小心翼翼地熬到了油枯灯灭,平静而去。

张恨水的“百忍”让人想到,好的家规家训如同同一把巨伞,为子孙后代遮风挡雨,造福消祸,神灵一般保佑后人平安吉祥。

人间亦有神仙居

□句容 唐红生

中学时,曾背诵过诗仙李白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那些描写辉煌绚丽奇景的诗句,至今依稀记得。当时我想,这瑰丽变幻的美景一定是虚构的。后来终于知道,太白梦游处竟真有此地,就是神仙居。神仙居古称韦羌山,历代官修史志都记载了韦羌山即天姥山或王姥山。

五月的微风,捎走了蒲公英的种子,也捎带我来到了浙江仙居的神仙居。从南门进入,一条石径向幽谷深处延伸。沿着登山台阶步步向上,湿润、清芬的气息沁入心田。葱绿的林海像层层棉被,包裹着山体。黝黑的岩壁上刻有“太白梦游处”,仙境之感扑面而来。怪石间,一泓清泉穿隙而出,与沾染青苔色的石头撞个满怀,发出叮咚声。古木参天,枝桠牵连,充满恣意生长的野性。树连藤、藤缠树,常春油麻藤更是在林间连连缠绕,紫红色的花,密密匝匝地垂下,像一排排小鸟,意趣横生。举首而望,山势陡峻,群峰伟岸挺拔,天姥峰直抵云霄,“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脱口而出。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当年太白是穿着谢灵运的木屐登山,而今我将乘南天索道飘然而上。缆车载我向山顶升起,远比李白徒步快。站在峰巅,白云悠悠,“青冥浩荡不见底”。山势巍峨连绵,奇峰突兀,如鬼斧神工、刀劈剑削,气象恢弘。游步道多为飞架于数百米高空栈道,游人在上面行走,仿佛悬于半空,惊险中也成了一道风景。

飞鹰道绕着峭壁而转,如一条丝带系在悬崖腰间,单听这名就知其惊险程度。一侧是千仞绝壁,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沟壑。行走其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而行人较少。一簇簇杜鹃花正热情绽放,或红或粉,像飘落在山间的朵朵彩霞,妩媚地迎着胆大的游客。

栈道曲折,转过一弯,即到一块稍大的平台——“印心台”。突然间万籁俱寂,原先的嘈杂声即刻被巨壁阻隔,人心也跟着安静下来了。举目四看,林海莽莽,形态各异的岩峰错落有致地绵延开去,其中一峰独秀,形态酷似双手合十的观世音,慈眉善目,优雅飘逸,透着绵绵祥和。观音菩萨普度众生,一直备受百姓尊崇,此刻正默默地念着咒语,护佑着这方山水。游客们心怀虔诚,向观音祈愿;恋人们则掌心相对,来一场山盟,因为“印心台”写有“心心相印,相知相偕”。

一条长长的铁索桥飞跨南北,谷底流淌着绿色,过桥来到北侧。山路边、悬崖上,千年老松遒劲斜逸,外型奇特。它们根植于岩缝,与崖壁相互映衬,苍桑中尽显坚贞不屈的风骨。摩崖上刻有“烟霞第一城”,笔力雄浑。虽不见云蒸霞蔚之胜景,但也清晰可见“仙之人兮列如麻”。他们千姿百态,惟妙惟肖,或卧或立,或群或独,似在石棋盘上饮茶对弈,又如在举办仙乐演奏盛会,林海阵阵,似有箫音传来。仔细观看,千崖滴翠,万木竞秀,裸露的岩体经亿万年流水切割和风雨打磨,荡开了层层波纹,一抹抹翠绿随意点缀其间,如此仙境,令人超然。不由得感叹,人间亦有神仙居啊!茫茫中,摩崖间的天书“蝌蚪文”若隐若现,神秘莫测,难道是神仙们留下的吗?

不知转过几道弯,拐过几个角,一路“迷花倚石”,走走停停,坐坐歇歇,与峰峦对视、与草木亲近,用本心感触、用灵魂品读,自在愉悦,不觉已有数小时。乘坐北海索道下山,似有腾云驾雾之感。俯视,群山逶迤间瀑布成群,雾气飘渺。有的如银河直泻,有的如素锦飘逸,有的如白龙腾跃,似一条条玉带镶嵌在翠绿中。

坐在回程车上,神仙居的那奇、那险、那清、那幽一幕幕萦绕在脑海中。朦胧间,像太白先生那样,梦游到神仙居,再次细品那无尽的仙味。